

赛程紧 新赛季 对手强 冲四强

上海女排举行出征仪式

11月2日,2019-2020赛季女排超级联赛将正式开启,为了给国家队留出更多的备战东京奥运时间,本届联赛的赛程被大幅压缩,联赛最早到1月21日结束,总计赛季长度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。昨天,上海光明优倍女排举行了新赛季出征仪式。

面对更强的对手、更密集的赛程,上海女排主教练王之腾喊出了冲入四强的目标。

由于赛程压缩,赛制也随之改变。今年的女排超级联赛共有14支球队参加,分成四个小组(A、B组各三支球队,C、D组各四支球队)进行主客场双循环赛。其中上海位于C组,同组对手有山东、浙江和河北。各小组前两名进入前八名排位赛,A组前两名和C组的前两名进入E组,B组前两名和D组前两名进入F组。理论上讲,上海女排被认为是C组实力最强的球队,一旦进入八强,将和A组前两名进入E组。A组三支球队分别为北京、福建和八一。所以,

上海女排在四强赛之前,不会碰到天津、江苏和恒大等强队。

分组看似乐观,王之腾却很谨慎:“今年的比赛场次是少了,但密集程度更高,从小组赛开始场场都很关键,因为小组赛的胜场积分要带入之后的阶段。”对于各支球队来说,这也对持续作战能力提出了高要求,“赛季中没有很长的调整时间,考验球员的体能和打法。”

新赛季的排超联赛强队云集。中国女排队长朱婷加盟天津队,卫冕冠军北京队拥有多名国手和强援,辽宁、广东等队也都具备不俗的实力。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竞争,王之腾坦言,最主要的还是要做好自己。“自从我带队到现在,联赛水平一年比一年高,激烈程度和各队的重视也越来越强。以往,一两个强力外援就能将队伍带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,如今更要看本土队员的水平和外援是否能融入全队。”

本报记者 陶邢莹

上海女排新赛季两外援全到位

美国队长+德国核心

不选最贵的,只选最合适的,昨天在上海光明优倍女排的新赛季出征仪式上,两名新外援亮相,引人瞩目。美国女排国家队现任队长、世界顶尖主攻手乔丹·拉尔森,以及德国女排国家队主力接应路伊萨·利普曼初抵上海,用大大的笑脸迎接新队友,新赛季要携队友向更高目标发起冲击。

美国队长拉尔森在9月份的女排世界杯期间,便迫不及待地告诉本报记者:“我马上就要来上海了,新征程令人期待。”拉尔森出生于1986年10月,虽然身高只有1.88米,但扣球高度达到3.02米、拦网高度达到2.95米,属于技巧型主攻。她的手法以及线路比较灵活,攻防全面,有着世界头号“保姆主攻”的头衔,其进攻速度快、处理球线路和手法多变,再加上发球、拦网、一传和防守技术都很过硬,是一名综合价值极高的主攻。自2010年起,拉尔森成为美国女排绝对主力,帮助球队在2011年世界杯和2012年伦敦奥运会两夺亚军,并在今年女排世界杯上夺得第三名。上赛季效力于土耳其联赛伊萨奇巴希俱乐部,拉尔森的身价是

100万欧元。以30多岁的年纪,还能享受世界女子排坛顶级年薪,这也足以证明拉尔森的能力和价值所在。

25岁的路伊萨·利普曼身高1.91米,扣球高度达到3.19米、拦网高度达到3.08米,是一位进攻型接应,是德国女排的进攻核心。

利普曼已经同球队汇合了一段时间,很快便融入了上海的新生活。而拉尔森抵沪还不到一周,此前一直在参加各类赛事,保持着高强度的训练水平和身体状态。上海女排主帅王之腾告诉记者:“去年联赛打到尾声时,我们就敲定了这两名外援,一个是在接应的位置上补强,而主攻拉尔森在美国国家队有多年的大赛经验,另外她的技术比较细,比较适合上海队的打法。”出征仪式上,利普曼有未婚夫的陪伴,而拉尔森则带上了老爸,两人招呼队友们一起自拍合影,气氛相当轻松愉快。

本报记者 陶邢莹



■ 拉尔森(前左)、利普曼(前右)和上海女排队友自拍 本报记者 李铭珅 摄



▲丁松在比赛中
◀2013年,丁松作为教练
参加大运会 图 新华社

文体人物

“我对这一片很熟悉。”走进红双喜位于制造局路的大楼,丁松说。打浦桥,丁松的童年就从这里开始——肇嘉浜路小学、区体校、市体校、市队、国家队……从一个热爱乒乓的少年,到世界冠军,经历过消沉,也拥有过辉煌。当年,他以出众的发球和发球抢攻、变幻无常的旋转变化、神出鬼没的削中反攻令众多高手落马,是乒坛的“怪球王”“魔术师”,但或也因他的球路“怪”,难以找到搭档的队友而未能创造更多奇迹。人生,总会有起伏,今日的丁松虽已磨去了年少时的棱角,身份变成了上海交通大学乒乓球教练,但骨子里的个性依然在,“外人看我是个很低调的人,其实我的内心一直很骄傲”。

打下一片天地

他曾经一战成名,打败欧洲名将,也曾经被国家队退回上海,一度想退出乒坛。在球队里,他曾有个外号“孤独松”。在队友眼里,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,总是独往独来。

削球是乒乓球的典型打法之一,特点是防守稳定,借力打力。大多数人遇到削球手都会觉得十分难对付,但削球在乒坛却始终不是主流打法,这多少和削球技术难度高,不是顶尖选手很难出成绩有关。1986年,丁松折桂全国少年男子单打,获得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冠军,同年底,他进入国家青年队参加在无锡进行的冬训。在精英荟萃的国家队,丁松之前取得的成绩又变得无足轻重。有一次,在出国比赛的前夜,已打点好行装的丁松接到了换人的通知。现实第一次让丁松直面了作为削球手的残酷。

幸好,同为上海人的名将、名教练陆元盛对这个弟子颇为偏爱,同是削球手,陆元盛对丁松寄予了厚望。1991年,陆元盛被调往国家队,临行前,他对丁松说:“你和我一起走吧,我相信,你会打下属于你的一片天地。”

奇兵不负重托

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中国男乒的低谷。1989年、1993年两届男团决赛输给瑞典,1991年男团甚至只得了第7名。天津世乒赛之前,中国男队立下了“誓夺斯韦思林杯”的誓言。在决赛前的10场比赛中,中国队虚虚

乒乓不可割舍

成亦萧何,败亦萧何,削中反攻打法成就了丁松,但也从另一个角度束缚了他。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,丁松曾有望成为中国男队第三单打选手。但由于名额限制,以及难以配对双打,蔡振华最终舍弃了丁松,而选择刘国梁参加奥运会。

1997年5月曼彻斯特世乒赛,丁松继续入选中国国家队主力阵容,或出于对手对他的打法逐渐熟悉的考虑,决赛未能上场。男单比赛,丁松负于多次相遇均未能取胜的萨姆索诺夫,止步八强。

1998年,丁松从国家队退役,去德国打球。2003年,丁松返回中国,征战乒超联赛。

2007年丁松宣布退役。

尽管说着“痛苦大于快乐”,乒乓毕竟早已成为丁松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。这些年,上海教委的“挑战丁松”的比赛在上海办了好几年,红双喜每年都给予支持。球场上,丁松认死理地削球,卡尔松没完没了地拉球的那一幕,仿佛已定格成了电影中的经典,“做人和打球一样,没有保留,但这就是我”。

本报记者 吴南瑶



百年制造商 品牌六十载

《小球大乾坤》人物故事